

市長和少年的父母握手，將用絲帶束着的賞狀遞給母親。又向了那少年說：

『今天是你最榮譽的日子，在父母是最幸福的日子。請一生之間，勿忘今日，去上你德義與名譽的路程！再會！』

市長說了退去。樂隊又奏起樂來。我們以為儀式就此完畢了。這時，從消防夫隊中走出一個八九歲的男孩子來，跑近那受勳章的少年，把自己投在他的腕裏。

拍手聲又起來了。那就在濮河被救起的小孩，這次出來，是為表示感謝再生之恩的。被救的小孩，與恩人接了吻，攜了手出去。少年的父母跟在後面，勉強從人羣中擠出到大門方面。警察、小孩、軍人、婦女，都頭向了一方，翹了脚跟想看這少年。在近處的人，有的去撫觸他的手。他們在學校學生羣旁通過時，學生都把帽子高高地舉在空中搖動。和少年同鄉里的孩子們，都紛紛地前去提住少年的臂，或是拉住他的上衣，狂叫『平！平！萬歲！平！君萬歲！』少年通過我的身旁，我見他臉上帶着紅暈，似乎很歡悅的。勳章上附有赤白綠三色的絲帶。那做父親的用了顫顫的手在抹鬚。在窗口及廊下的人們見了都向他們喝采。他們通過大門時，婦人會員從廊下



拋下堇或野菊的花束來，落在少年和其父母頭上，更散在地上。在旁邊的人都俯下去拾了交付他母親。這時，庭內的樂隊，靜靜地奏出幽婉的樂曲，那音調好像是大羣人的銀樣的歌聲，遠遠地消去的樣子。



第八卷 五月



## 畸形兒

五日

今天不大舒適，把功課請了假，由母親領了我到畸形兒學院去。母親是爲了請求給那門房的兒子入院去的。等到了那里，母親叫我留在外面，不使我入內。

安利柯！我爲什麼不叫你進學院去？恐你還未知道罷。因爲，把你這樣健康的小孩帶入那不幸的殘廢的羣裏去給他們去看，是不好的。卽不如此，他們已經時時有痛感自己不幸的機會了哩！那真是可憐啊！身入其境，眼淚就會從胸裏湧上來；男女小孩共約有六



十人，有的骨格不正，有的手足歪斜，有的皮膚皴裂，身體扭轉不展。其中，也儘有相貌伶俐，眉目可愛的。有一個孩子，鼻子高高地，臉的下部分已像老人樣的尖長了，可是還帶着可愛的微笑呢！有的孩子，從前面看去，很端秀，不像是殘疾的，一叫他背過身來，就覺得有可憐的地方了。恰好，醫生到在這里，一個一個地叫他們立在椅上，曳上了衣服，把膨大的肚皮或是臃腫的關節檢查着。他們時常這樣地被去了衣服，迴環了給人看，已經慣了，恬不爲恥。可是，在那身體初發見殘疾的時候，會經過多少難過啊！病漸漸厲害，人對於他們的情愛就漸漸減退，有的整幾小時地被棄置在庭隅，只受粗劣的食物，有的還要被嘲弄，也許有的在數月中還枉受無益的綑帶與療治的苦痛罷。現在，靠了這學院中的注意與適當的食物和運動，大抵已恢復了許多了。見了那因了號令伸出來的縛着綑帶或是夾着板的手脚，真是可憐呢。有坐在椅上不能直立，用臂托住了頭，一手撫摸着那拐杖的，又有手臂雖勉強向前伸直了，終於呼吸迫促起來，蒼白了倒下地去的。雖然如此，他們要藏匿苦痛，還是裝着笑容呢！安利柯啊！像你樣健康的小孩，還不知自己已感謝自己的健康，我



見了那可憐的畸形的孩子，一想到世間做母親的當作自己的榮耀，矜誇了抱着的壯健的小孩，覺得很是難堪，恨不能一個一個去撫抱他們。如果周圍沒人，我就要這樣說了罷：

『我不離開此地了！我一生爲你們犧牲，做了你們的母親罷！』

可是，孩子們還歌着，那種細而可悲的聲音，使聽見的人腸爲之斷。先生稱贊他們，他們就非常快活，在先生通過他們坐位的時候，都去吻她的手。大家都親愛着先生呢。據先生說，他們頭腦都好，也能用功。那位先生，是一個年青的溫和的女人，面貌上充滿了慈愛。她的常帶悲容，大概是每日和那不幸的孩子們作伴的緣故罷。真可敬佩啊！勞動了生活着的人雖是很多，但像她那樣的做着神聖職務的人，是不多有的罷。

——母親——

犧牲

九日



我的母親固是好人，雪爾維姊姊也像母親一樣，有着高尚的精神。昨夜，我正抄寫着每月例話『六千哩尋母』的一段——這因為太長了，先生叫我們四五個人分開了抄錄的——姊姊靜悄悄地進來，低了聲急急地這樣說：

『快到母親那里去！母親和父親才在說甚麼呢，好像已有了甚麼不幸的事了，很是悲痛，母親在安慰他。說家裏要困難了——懂嗎？家裏已經要沒有錢了囉！父親說，要有若干犧牲才得恢復呢。我們也大家來犧牲如何？非犧牲不可的啊！讓我和母親說去，你也要贊成我，並且，要照我姊姊所說的樣子，向母親立誓，要甚麼都答應做啊！』

姊姊說了拉了我的手同到母親那里去。母親正一壁做着針線，一壁沈思着，我在長椅子的一端坐下，姊姊坐在那一端，就說：

『喂！母親！我有一句話要和母親說。我們兩個有一句話要和母親說。』  
母親喫驚了看着我們。姊姊繼續着說：

『父親不是說沒有錢了嗎？』



『說甚麼？』母親紅了臉回答。『沒有錢的事，你們知道了嗎？這是誰告訴你們的？』

姊姊大膽地：

『我知道哩！所以，母親！我們也覺得非大家犧牲不可。你不是曾說到了五月終給我買扇子的嗎？還答應安利柯弟弟買顏材盒呢。現在，我們已甚麼都不要了。錢也一個都不想，不給我們也可以。啊！母親！』

母親剛要回答說甚麼，姊姊阻住了她：

『不，非如此不可的。我們已經如此決定了。在父親沒有錢的時候，水果，甚麼，都不要，只要有湯就好，早晨單喫麵包也就夠了。這麼一來，食費是可以多少餘些出來罷。一向實在是太待我們好了！我們決定只要如此就滿足了。喂，安利柯！不是嗎？』

我回答說是。姊姊用手遮住了母親的口，繼續着說：

『還有，無論是衣服或是甚麼，如果有可以犧牲的，我們也都歡歡喜喜地犧牲。把人家送給我們的東西賣了也可以，勞動了幫母親的忙也可以。終日勞動罷！甚麼事情都做，我，甚麼事



情都做的！』說着又將臂彎到母親項上去。

『如果能救助了父親母親，父親母親再有像從前那樣快樂的臉孔給我們看着，無論怎樣辛苦的事情，我也都願做的。』

這時母親臉上的快悅，是我所未曾見過的。這時母親在我們額上接吻的熱烈，是從來所未曾有過的。母親當時甚麼都不說，只是在笑容上掛着淚珠。後來，母親和姊姊說明家中並不困於金錢，叫她不要誤聽。還屢次稱贊我們的好意，這夜是很快活，等父親回來，就一五一什地告訴了他。父親也不說甚麼。今天早晨，我們就食桌時，我覺到非常的歡喜與非常的悲哀。我的食巾下面，藏着顏料盒，姊姊的食巾下面，藏着扇子。

## 火 災

十一日

今天早晨，我抄畢了『六千哩尋母』正付着這次作文的材料。忽然，從樓梯方面發出非



常的人聲。過了一會，有兩個消防夫進屋子來，和父親說，要檢查屋內的火爐和煙突。這因為屋頂的煙突上冒出了火，辨不出從誰家發出來的緣故。

『呃！請檢查！』父親說。其實，我們屋子裏並沒有燃着火，可是消防夫仍在客室巡視，把耳朵附近了壁聽有無火在爆爆的聲音。

在他們各處巡視時，父親向了我：

『哦！這不是好題目嗎？——叫做「消防夫。」我講了，你寫着！』這樣說。

『兩年以前，我深夜從劇場回來，路上看見過消防夫的救災行動，我才要走入羅馬街，就見有猛烈的火光，許多人都集在那里。一間家屋正在燒着，像舌的火燄，像雲的煙氣，從窗口屋頂噴出。男人和女人從窗口探出頭來拚命的叫，忽然又不見了。門口擠滿了人，齊聲叫喊說：

『「要燒死了哩！快救命啊！消防夫！」』

『這時來了一部馬車，四個消防夫從車中跳出。這是最先趕到的，一下車就跑進屋子裏去。他們一走進，同時發生了可怕的事情。一個女子，在四層樓窗口叫喊奔出，手拉住了欄杆，背



向了外，在空中掛着。火燄從窗口噴來。幾乎要捲着她的頭髮了。羣衆大發恐怖的叫聲，方才的消防夫一時錯了方向，把三層樓的牆壁打破了進去，這時羣衆齊聲狂叫說：

「在四層樓，在四層樓！」

「他們急上四層樓去，在那里忽然聽見恐怖的叫聲，梁木從屋頂落下，門口滿了煙燄。要想到那關着人的屋子裏去，除了從屋頂走，已沒有別的路了。他們急急地跳上屋頂，瓦上從煙裏露出一個黑影來，這就是那最先跑到的伍長。可是，要從屋頂到那被火包着的屋裏去，非通過那屋頂的窗與格漏間的極狹小的地方不可。因為別處都已被火燄包住了，只這狹小的地方，還有冰雪掩着。可是卻沒有可攀援的處所。」

「那里是，無論如何通不過的！」羣衆在下叫說。

「伍長沿了屋頂邊上走，羣衆震慄地看着他。他終於把那狹小的地方通過了，那時下面的喝彩聲幾乎要震蕩天空。伍長走到那危急的場所，用斧把梁椽斬斷，造成入內的孔穴。」

「這時，那女子仍在窗外掛着，火燄快將捲到她的頭上，眼見得就要向街路墜下了。」



『伍長斬開了孔穴，把身子結束了就跳進屋裏去。後來的消防夫也跟着跳入。

『這時才運到的長梯子，在屋前架着。窗口冒出兇險的煙燄來，耳邊聞到可怖的呼號聲，危急得幾乎無從着手了。

『「不好了！連消防夫也要燒死了！完了！早已死了！」羣衆叫着說。

『忽然，伍長的身影在有欄杆的窗口看見了，火光在他頭上照得紅紅地。女子去抱着他的項頸，伍長兩手抱了那女子，下室中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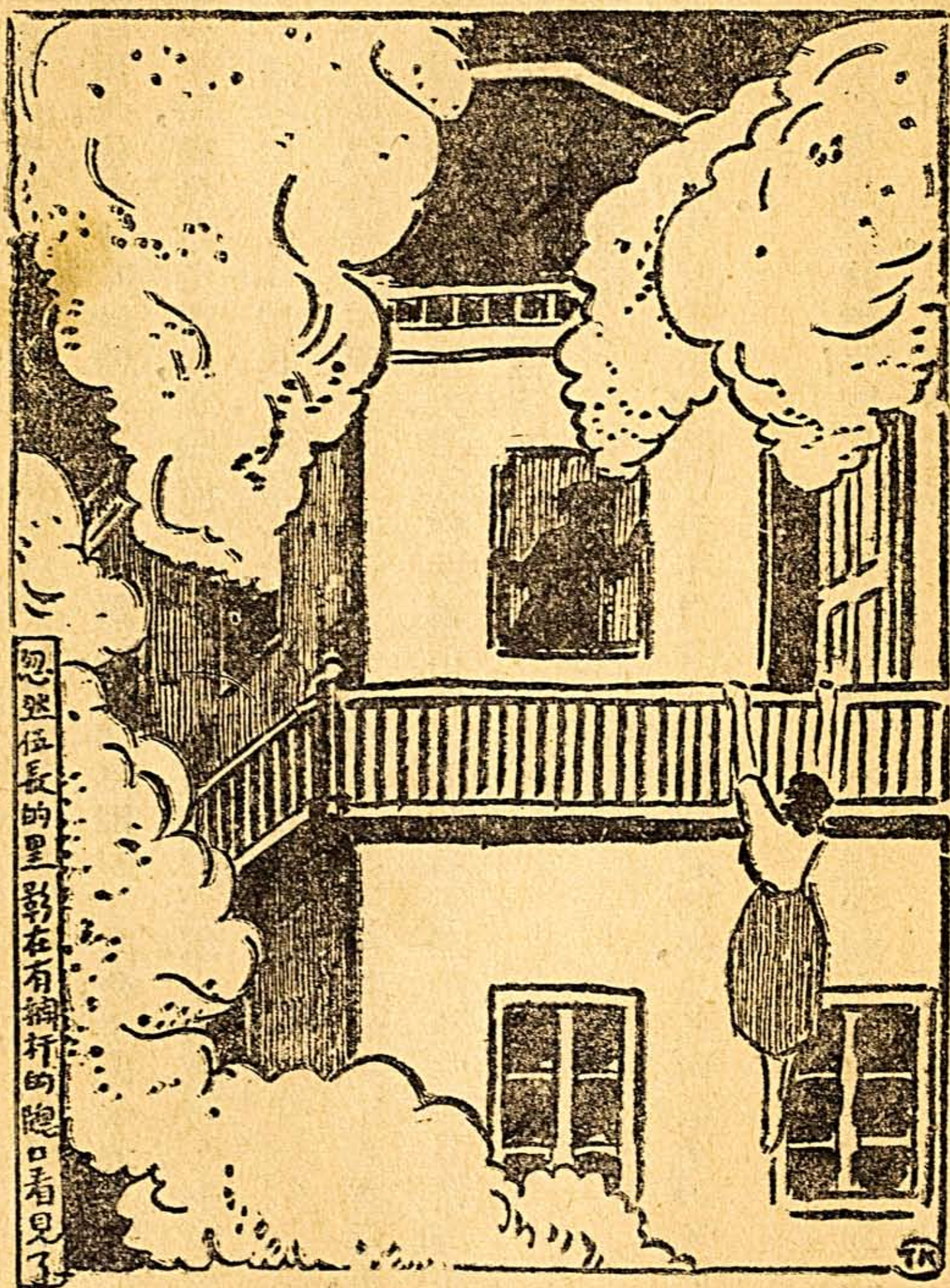
『羣衆的叫聲，在火燒聲中沸騰：

『「還有別個呢？如何下來？那梯子離窗口很遠，如何接得着呢？」

『在羣衆叫喊聲中，突然來了一個消防夫，右足踏了窗沿，左足踏住梯子，在空中跨了立着，室中的消防夫把遭難者一一抱出遞交給他，他又一一遞給從下面上去的消防夫。下面的又一一遞給再在下面的同伴。

『最先下來的是那個曾在欄杆上掛過的女子，其次是小孩，再其次的也是個女子，再其





忽忽位長的里影在有綳杆的墮口看見了



次的是個老人。遭難者如數下來了以後，室中的消防夫也就一一下來，最後下來的是那個最先上去的伍長。他們下來的時候，羣衆喝彩歡迎，及等到那拚了生命，上去最先下來最後的勇敢的伍長來時，羣衆歡聲雷動，都張開了手，好像歡迎凱旋的將軍也似地喝彩。一瞬間，他那寇塞貝洛辟諾 (Giuseppe Robino) 的名氏，在數千人的口中傳遍了。

「知道嗎？這就叫做勇氣。勇氣這東西是不講理由的，是不躊躇的，見了人有危難，就會像電光似地盲目飛跳過去。過幾天，帶了你去見消防夫的練習罷。那時，領你去見洛辟諾伍長罷。他是怎樣一個人，你想知道他嗎？」

我答說，很想知道他。

「就是這位囉！」父親這樣說了，我不覺喫了一驚，回過頭去，見那兩個消防夫正檢查完畢，要從室中出去了。

「快和洛辟諾伍長握手！」父親指着那衣上綴有金邊的短小精悍的說。伍長立住了伸手過來，我去和他握手。伍長道別而去。



父親說：

『好好地把這記着！你在一生中，握手的人，當有幾千，但像他那樣豪勇的人，恐不上十個罷！』

### 六千哩尋母（每月例話）

幾年前，有一個工人家的十三歲的兒子，曾獨自從意大利的熱那亞到南美洲去尋覓過母親。

這少年的父母，因遭了種種的不幸，陷於窮困，負了許多的債。母親想設法賺些錢，圖一家的安樂，曾於兩年以前，遠遠地到南美洲的阿根廷共和國（Argentine Republic）首府培諾斯愛列斯市去做女僕。原來，從意大利到南美洲去作工的勇敢的婦女不少，那里工資豐厚，去了不用幾年，就可賺積幾百元回來的。這位苦母親和她十八歲與十三歲的兩個兒子分別時，



悲痛的幾乎要流血淚，可是爲一家生活計，也就忍心勇敢地去了。

那婦人平安地到了培諾斯愛列斯，她丈夫有一個從兄，在那里經商有年。因了他的介紹，到該市某上流人的家庭中爲女僕。工資既厚，待遇也頗親切，她安心工作着。在初到的當時，也常有消息寄到家裏來。彼此在分別時約定：從意大利去的信，寄交從兄轉遞，婦人寄到意大利的信，也先交給從兄，從兄再附寫幾句，轉寄到熱那亞丈夫那里來。婦人將每月十五元的工資一文不用，隔三月寄錢給故鄉一次。她丈夫雖是個做工的，很愛重名譽，把這錢逐步清償債款，一壁自己也奮發地勞動，忍耐了一切的辛苦與困難，待他的妻子回國。自妻去國了以後，家庭就冷落得像空屋，幼子尤戀念着母親，以母親遠客他國爲悲，一刻都忘不掉。

光陰如箭，不覺一年過去了。婦人自從來過了一封說略有不適的短信以後，就消息沒有。寫信到從兄那里去問了兩次，也沒回信來。再直接寫信到那婦人的僱主家裏去，仍不得回復。——這是因爲地址弄錯，未曾寄到的。於是全家益不安心，終以請求駐塔諾斯愛列斯的意大利領事，代爲探訪。過了三個月，領事回答說，連新聞廣告都登過了，並無人來承認。這或者因爲



那婦人自以替人作女僕爲一家的恥辱，所以把自己主人的本名隱瞞了罷。

又過了數月，仍如石沈海底，沒有消息。父子三人計無所出，幼子尤悲念不堪，幾將致病。既無方法可想，又無人可與商量。父親想親去美洲尋妻，但第一非先把職務拋了不可，並且又沒有寄託兒女的地方。長子似乎是可派遣的，但他已能攢得若干的金錢，幫助家計，也無法叫他離家。每天只是這樣大家面面相覷地反覆商量着這事。有一天，幼子瑪爾可（Marco）的面

上現出決心的樣子，說『我到美洲尋母親去！』

父親不回答甚麼，只是悲哀地搖着頭。在父親看來，這心雖可嘉，但以十三歲的年齡，登一個月的旅程，獨自到美洲去，究不是可能的事。但是，幼子堅執着這主張，從這天起，每天談起這事，總是堅持到底，用了很沈靜的神情，說述可去的理由，其懂事的程度，儼如大人一樣。

『別人不是也去的嗎？比我再小的人去的也多着哩！只要下了船，就會和大衆齊到那里的。一到了那里，就去找尋那從叔的住所，意大利人在那里的很多。一問就可明白。等找到了從叔。不是就可尋着母親了嗎？如果再尋不着，那末可去請求領事，託他代訪母親作工的主人住



所。無論中途有如何的困難來，那里好做的工作儘有，只要去勞動，回國的川資是用不着耽憂的。」

父親聽他這樣說，就漸漸贊成了他。父親平日原深知這兒子有驚人的思慮和勇氣，且已在艱苦貧困中慣了的。這次的去，是爲尋自己的慈母，認爲必然較平時發揮加倍的勇氣出來。並且，恰巧，父親朋友之中，有一人曾爲某船船長。父親把這話和船長商量。船長答應替瑪爾可通融到阿根廷的三等船票一張。

父親躊躇了一會，就把瑪爾可的要求答應了。及出發日子一到，父親替他包好衣服，集了幾塊錢替他塞入衣袋裏，又寫了從兄的住址交給他。在四月中天氣很好的一個傍晚，父兄送了瑪爾可上船去。

船快開了，父親在吊梯上和兒子作最後的接吻：

『那末，瑪爾可去罷！不要害怕！因爲上帝是守護着你的孝心的！』

可憐的瑪爾可！他雖已發出勇氣，不以任何風波爲意，但眼見故鄉美麗的山，漸向水平線



上消去，舉目只見汪洋大海，船中又無相識者，孑然一身，自己所持的財物，只是行囊一個，一想到此，不覺突然悲愁起來。在最初的二日間甚麼都不入口，只是蹲在甲板上暗泣，心潮如沸，想起種種事來。其中最可悲可懼的，就是關於母親萬一死了的懷憂。這憂念不絕地纏繞着他，有時茫然若夢，在眼前現出一個素不相識的人面，很憐憫地注視着他，且附近了他的耳低聲說：『你母親已死在那里了呢！』他驚醒來方知是夢，於是把正要出口的哭聲重行嚥住。

船過直布羅陀（Gibraltar）海峽，一出大西洋，瑪爾可才略振出勇氣與希望。可是，這也不過暫時如此。茫茫的洋面上，除水天以外，甚麼都不見，天氣漸漸加熱，周圍去國工人們的可憐的光景，和自己孤獨的形影，都足使他心中重罩上一層的暗雲。一天一天，總是這樣無聊地過去，正如牀上的病人忘記時日，好像自己在海上已住了一年了，每天早晨張開眼來，知自己仍在大西洋中，獨自在赴美洲的途上，兀自驚訝。甲板上時時落下的美麗的飛魚，燄血一般的熱帶地方的日沒，以及夜中燐光漂滿海的一面，儼然像火山巖的光景。在他都好像在夢境中看見，不覺得這些是實物。天氣不好的日子，終日終夜臥在室裏，聽了器物的滾轉聲、磕碰聲、周



圍人們的哭叫聲、吟呻聲，覺得似乎末日已到了。又，當那靜寂的海轉成黃色，炎熱如沸時，覺得倦怠無聊。在這種時候，疲弱極了的乘客，都死也似地臥倒在甲板上不動。海不知何日才可行盡。滿眼只見水與天，天與水，昨天，今天，明天，都是如此。

瑪爾可時時倚了船舷整幾小時地茫然看海，一壁想着母親，往往自己不知不覺，閉眼入夢。夢見那不相識者很憫憐地附耳告訴他『你母親已死在那里了！』他一被這話聲驚醒過來，仍去眼對了水平線作夢也似地空想。

這海程連續至二十七日，最末的一天，天氣很好，涼風拂拂地吹着。瑪爾可在船中和一老人熟識了，這老人是隆巴爾地的農夫，說是到美洲去看兒子的。瑪爾可和他談起自己的情形，老人大發同情，常用手拍瑪爾可的頂部，反覆地說：

『不要緊！就可見你母親平安的面孔了！』

有了這儔伴以後，瑪爾可也就增了元氣，覺得自己的前途是有望的。美麗的星月夜，在甲板上雜在大批的去國的工人中，靠近那嘖嘖吸着煙的老人坐了，就起已經到了培諾斯愛列



斯的想像：忽然，自己已在街上行走，找着了從叔的店，撲向前去。『母親怎樣？』『啊！同去罷！』立刻去罷！這樣二人急急跨上主家階石，主家就開了門。——他每次想像，都中斷於此，心中充滿了說不出的戀慕的情。忽又自己暗暗地把頸上懸着的賞牌，拉出來用嘴去吻了，細語祈禱。

到了第二十七天，輪船在阿根廷共和國，首府培諾斯愛列斯港口下錨了。那是五月中旭日很好的一個早晨，到埠遇這樣的好天氣，前兆不惡。瑪爾可高高興興地忘了一切，一意渴望：母親就在距此幾哩以內的地方，數小時中便可見面，自己已到了美洲，已獨自從舊世界到了新世界，長期的航海，從今回顧，竟像只有一禮拜的光陰，覺得恰似自己在夢中飛躍到此，現在夢才醒了的。乘船時爲防失竊，曾把所攜的金錢，分作兩份藏着，今天探囊，一份已不知在甚麼時候不見了。因爲心有所期待，也並不以此介意。金錢大概是在船中被攫去了的，除此以外，所剩的已無幾，但怕甚麼呢，現在立刻就可會見母親了。瑪爾可提了衣包隨了大批的意大利人下了輪船，再由舢板船渡至碼頭上陸，和那親切的隆巴爾地老人告了別，急忙大步地向市街進行。



到了街市，向行人問亞照忒斯（Arltes）街所在。那人恰巧是個意大利工人，向瑪爾可打量了一會，問他能讀文字不能。瑪爾可答說能的。

那工人指着自已才走來的那條街道說：

『那末，向那條街道一直過去，轉灣的地方，都標着街名；一一讀了過去，就會到你所要去的處所的。』

瑪爾可道了謝，依着他所指示的方向走去。坦直的街道，只管連續着，兩旁都是別莊式的白而低的家屋。街中行人車輛雜遝，喧擾得耳朵要聾。這里那里地飄揚着大旗，旗上都用大字寫着輪船出口的廣告。每走幾十丈，必有個十字路口，左右望去都是直而闊的街道，兩面也都夾立着低而白的家屋，路上滿着人和車，一直那面，在地平線上接着海也似的美洲的平原。這都會竟好像沒有盡處，一直擴張到全美洲了的。他注意了把地名一一讀去，有的地名很奇異非常難讀。碰見女人，都注意了看，防或者她就是母親。有一次，在面前走過的女人，很有點像母親，不覺心跳血沸起來，急追上去看，雖有些相像，卻是個有黑痣的。瑪爾可急急地走而又走，到



了一處的十字街口，他看了地名，就釘住了似地立定不動，原來這就是亞爾忒斯街了。轉角的地方，寫着一百一七號，從叔的店址是一百七十五號，急急跑到了一百七十五號門口，暫立了定一定神，獨語了說：『啊！母親，母親！居然就可見面了！』走近攏去，見是一家小雜貨鋪，這一定是了！進了店門，裏面走出一個帶眼鏡的白髮老婦人來：

『孩子！你要什麼？』用了西班牙語問。

瑪爾可幾乎說不出話來，勉強地才發聲問：『這是勿蘭塞斯可牟里（Francesco Meralli）的店嗎？』

『勿蘭塞斯可牟里已經死了啊！』婦人改用了意大利語回答。

『幾時死的？』

『呃，很長久了。大約在三四個月以前罷。他因生意不順手，逃去此地，據說到了離此地很遠的叫做勃蘭卡（Blanca）的地方，去了不久，聽說就死了。這店現在是已由我開設了。』

少年蒼白了。急急地：



『勿蘭塞斯可，他是知道我的母親的。我母親在名叫美貴耐治（Mequinez）的人那里作工，除了勿蘭塞斯可，是沒有人知道母親的所在。我是從意大利來尋母親的，平常通信，都託特蘭塞斯可轉交，我無論如何，非尋着我的母親不可！』

『可憐的孩子！我不知道，姑且問問近地的小兒們罷。哦！他是和替勿蘭塞斯可做使者的青年認識的。問他，或者可以知道一些。』

說着出至店門口去叫了一個孩子來：

『喂，我問你：還記得那曾在勿蘭塞斯可家裏的青年嗎？他不是常遞信給那在他同國人  
家裏作工的女人的嗎？』

『就是那美貴耐治先生那里，是的，師母，那是時常去的。就在亞爾忒斯街的盡頭。』

瑪爾可快活了叫說：

『師母，多謝！請把門牌告訴我！要是不知道，那末請叫那人領了我去——喂，朋友，請你領我去，我略帶了些錢在這里哩。』



因爲瑪爾可太熱烈了，那孩子也不等老婦人的回答，就開步先走，說，『那末去罷。』兩個孩子默然跑也似地走到街尾，到了一所小小的白屋門口，在那華美的鐵門旁停住，從欄杆縫裏可望見有許多花木的小庭園。瑪爾可按鈴，一個年青女人從裏面出來。

『美貴耐治先生就在這裏嗎？』很不安地問。

『以前是曾在這裏的，現在這屋歸我們住了。』女人用了西班牙語調子的意大利語回答。

『美貴耐治先生到那里去了？』瑪爾可問時，胸中轟動了。

『到可特准 (Cordova) 去了。』

『可特特！可特特在甚麼地方？還有，美貴耐治先生家裏作工的也同去了罷？我的母親——他們的女傭，就是我的母親。我的母親也被帶去了嗎？』

女人注視着瑪爾可：

『我不知道，父親或者知道的。請等一等。』說了進去，叫了一個長身白鬚的紳士出來。紳



士打量了這金髮尖鼻的熱那亞少年一會，用了不純粹的意大利語問

『你母親是熱那亞人嗎？』

『是的。』瑪爾可回答。

『那末，就是那在美貴耐治先生家裏做女傭的熱那亞女人了。她已隨了主人一家同去了哩，我知道的。』

『到甚麼地方去了？』

『可特淮市。』

瑪爾可歎一口氣，既而說：

『那末，我就到可特淮去！』

『哪！可憐的孩子！此地離可特淮有好幾百里路哩。』紳士用西班牙語獨言。

瑪爾可聽見這話，急得幾乎死去，一手攀住鐵門。

紳士爲憫憐之情所動，開了室門：『且請到裏面來！讓我想想看有沒有甚麼法子。』說着



自己坐下，叫瑪爾可也坐下，詳細問過一切經過情形，考慮了一會，說：『錢是沒有的罷？』

『略帶着一些。』瑪爾可回答。

紳士又思索了一會，就案作書，封好了交給瑪爾可說：

『拿了這信到勃卡(Bocca)去。勃卡是一個小市，從此地去，兩小時可以走到。那里有一半是熱那亞人。路上自會有人指教你的罷，到了勃卡，就去找這信面上所寫着的紳士。這是那里誰都知道的人。把這信交給這人，這人就會明日送你到洛賽留(Rasario)去，把你再去託人設法使你得到可特准的。只要到了可特准，美貴耐治先生和你的母親都就可見面了。還有，這也拿了去。』說着把若干金錢交給瑪爾可手裏。又說：

『去罷，大膽些！無論到甚麼地方，同國的人很多，怕甚麼！再會。』

瑪爾可不知要怎麼道謝才好，只說了一句『謝謝！』就提着衣包出來，和領導的孩子告了別，向勃卡進行。心裏充滿着悲哀和驚詫，折過那闊大而喧擾的街道走去。

從那時到這夜為止，一天中的事件，都像熱症病人的夢魔一般地混亂了在他記憶中浮



動着，他已疲勞、煩惱、絕望到了這地步了。那夜就在勃卡的小宿店和土作工人共宿一宵，次日終日坐在木堆上，夢也似地盼望船來。到夜，乘了那滿載着果物的大船往洛賽留。這船由三個熱那亞水手行駛，臉面都曬得銅一樣黑，他因了三人的鄉音，心中才略得了些慰藉。

船程要三日四夜，這在這位小旅客，只是驚異罷了。令人見了那驚心動魄的大河巴拉那（Prana），自己國內所謂大河的濮河，和這相比，只不過是一小溝。把意大利全國倍了四倍，還不及這河的長。

船日夜都向這河逆流徐徐而上，有時繞折過長長的島嶼前進。這些島嶼，以前曾是蛇虎的巢穴，現在已蔭着橘樹和楊柳，好像是浮在水上的園林了。有時船穿過狹狹的運河走，那是不知要多少時候才走得盡的長運河。又有時行過寂靜汪洋像湖樣的水上，行不多時，忽又屈曲地繞着島嶼，或是穿過壯大繁茂的林叢，轉眼寂靜又佔領着周圍，有幾哩之中，陸地和寂寥的水，竟似未曾知名的新地，這小船好如在探險似的。愈前進，愈使人絕望的妖魔樣的河！母親不是在這河的源頭的所在地嗎？又，這船程不是要連續到好幾年嗎？他不禁這樣地癡想着。他



與水手一日喫兩次小麵包和鹹肉，水手見他有憂色，也不和他談說甚麼。夜睡在甲板上，每次睡醒張開眼來，爲那青白的月光所驚。汪洋的水，遠的岸都被照成銀色，對這光景，心就沉潛下去。時時心中反覆念着可特准，覺得這好像是幼時在故事中聽見過的魔地的地名。又想：『母親也曾行過這些地方的罷，也曾見過這些島嶼和岸的罷。』一想到此，就覺這一帶的景物，不似異鄉，寂寥也減去了許多。有一夜，一水手唱起歌來，他因這歌聲，記起了幼時母親逗他睡去的兒歌。到了最後一夜，他聽了水手的歌啜泣了。水手停了唱：

『當心！當心！甚麼了？熱那亞男兒雖到了外國，會哭的嗎？熱那亞男兒是應該環行世界，無論到了甚麼地方都昂然的。』

他聽了這話，身子震慄了。他因了這熱那亞精神，高高地舉起頭來，用拳擊着舵：

『好！是的！無論在世界中周行多少我也不怕！就是徒步行幾百哩也不要緊！到尋着母親爲止，只管走去走去，死也不怕，只要倒斃在母親足旁就好了！只要能看見母親就好了！就是這樣，就是這樣罷！』他存了這樣的決心，於黎明時到了洛賽留市。那是一個寒冷的早晨，東方被



旭日燒得血一樣的紅。這市在巴拉那河岸，港口泊着百艘光景的各國的船隻，旗影亂落在波下。

他一上陸就提了衣包，去訪勃卡紳士所介紹給他的當地某紳士。一入了洛賽留的街市，他覺得像是曾經見過了的地方，到處都是直而大的街道，兩側接連地排列着低而白色的家屋，屋頂上電線密如蛛網，人馬車輛，喧擾得頭爲之昏。他想想不是又回到塔諾斯愛列斯了嗎？心裏似乎竟要去尋訪從叔住址的樣子。他胡撞了一點鐘光景，無論轉過幾次彎，仍好像依舊在原處，問了好幾次路，總算找到了紳士的住所。一按門鈴，裏面來了一個侍者樣的肥大的惡相的男子，用了外國語調子的話問來此何事。聽到瑪爾可說要見主人，就說：

『主人不在家，昨天和家屬同到培諾斯愛列斯去了。』

瑪爾可言語不通，勉強地硬着舌頭：

『但是，我——我此地別沒有相熟的人！我只是一個人！』說着把帶來的介紹名片遞去。侍者受取了，惡意地：



『我不接頭。主人過一個月就回來的，那時替你交給他罷。』

『但是，我只是一個人！怎樣好呢！』瑪爾可懇求似地說。

『哦！又來了！你們國裏不是有許多人在這洛賽留嗎？快走！快走！如果要行乞，到意大利人那里去！』說着，即把門關了。

瑪爾了還化石似地在門口立着。

無法，過了一會，只好提了衣包懶懶地走開。悲哀不堪，心亂得如旋風，各種憂慮同時湧上胸來。怎樣好呢？到何處去好？從洛賽留到可特准有一天的火車路程，身邊只有一塊錢，再除去今天的費用，所剩更無幾了。怎樣去張羅路費呢？勞動罷！但是向誰去求工作呢？求人布施嗎？不高興！難道再像方才地被人驅逐辱罵嗎？不高興！如果如此，還是死了好！他一壁這樣想着，一壁遠望那無盡頭的街路，愈把勇氣消失了。於是把衣包放在路旁，倚壁坐下，兩手捧着頭，現出絕望的神情來。

街上行人的足，在他身上觸碰。車輛轟轟地來往經過。孩子們都來立在旁邊看他。他暫時



不動，忽然驚聞有人用了隆巴爾地土音的意大利語問他：

『怎麼了？』他因了這聲音舉起頭來看，不覺驚躍起來：

『你在這裡！』

原來這就是航海中要好的隆巴爾地老人。

老人的驚訝，也不下於他。他不等老人詢問，就急急地把此來經過告訴了老人：

『我已沒有錢了，非尋工作做不可。請替我找得甚麼可以賺錢的工作。無論甚麼都願做。搬垃圾，掃街路，小使，種田，都可以。我只要有黑麵包喫就好，只要得到路費能夠去尋母親就好。請替我找看！因為此外已沒有別的方法了！』

老人迴視四周，搔着頭：

『這可爲難了！雖說工作工作，也不是這樣容易找尋的。另外想法罷。有這許多同國人在這裡，些許的金錢，也許有法可想罷。』

瑪爾可因這希望之光，得了安慰，舉頭對着老人。



『隨了我來！』老人說着開步，瑪爾可提起衣包跟行。他們默然在長長的街市走，到了一旅館前，老人停了脚。招牌上畫着星點，下寫着『意大利的星』。老人向內張望了一會，回頭來對着瑪爾可高興地說：『幸而碰巧。』

進了一間大室，裏面排着很多的桌子，許多人在飲酒。隆巴爾地老人走近第一張桌前，依他和席上六位客人談話的樣子看來，似乎在沒有多少時候以前，老人也會在這里與他們同席的。他們都紅着臉，在杯盤狼籍之中談笑。

隆巴爾地老人不加敘說，立刻把瑪爾可介紹給他們：

『諸位，這孩子是我們同國人，爲了尋母親，從熱那亞到培諾斯愛列斯來的。既到了培諾斯愛列斯，問知母親不在那里，改居在可特准，因了別人的介紹，乘了貨船，費三日四夜的時間才到這洛賽留。不料將帶來介紹名片遞出的時候，前方斥逐不理。他錢既沒有，又沒有相識的人，很困苦着哩！有甚麼法子嗎？只要有到可特准的車費，得尋母親到就好了。有甚麼法子嗎？像狗樣地置之不睬，也不是應該的罷。』



『那里可以如此！』六人一齊擊桌叫說。『是我們的同胞哩！孩子！到這里來！我們都是在這里作工的。這是何等可愛的孩子啊！喂！有錢大家拿出來！真能幹！說是一個人來的好大膽！快喝一杯罷！放心！送你到母親那里去，不要擔憂！』

一人說着撫摸瑪爾可的頭，一人拍他的肩，另外一人替他取下衣包。別席裏的工人也聚集攏來，間壁有三個阿根廷客人也出來看他。隆巴爾地老人拿了帽子巡行，不到十分鐘，已集得八元四角的錢。老人對着瑪爾可說：

『你看到美洲來，甚麼都容易哩！』

另外有一客人舉杯遞給瑪爾可說：

『喝了這杯，祝你母親的健康。』一同舉起杯來。瑪爾可反覆地：

『祝我母親的健……』心裏充滿了快活，不能完全說出話來，把杯放在桌上以後，就去抱住老人的項頸。

第二天未明，瑪爾可即向可特淮出發。胸中滿了歡喜，臉上也生出光彩。可是，美洲的平原，



到處總是荒涼，毫沒有悅人的景色。天氣又悶熱。火車在空曠而沒有人影的原野駛行，長長的車箱中只乘着一個人，好像這是載負傷者的車子。左看右看，都是無邊的荒野，只有枝幹彎屈得可笑的樹木，如怒如狂地到處散立着。一種看不慣的淒涼的光景，竟像在敗塚叢裏行走。

假寐了半點鐘，再看四周，景物仍和前一一樣。中途的車站，人影稀少，竟像是仙人的住處，車雖停在那里，也不聞人聲。自己不是就在火車中被棄了嗎？每到一車站，覺得好像人境已盡於此，再進去就是怪異的蠻地了。寒風拂着面孔，四月末從熱那亞出發的時候，何嘗料到在美洲逢冬天呢？瑪爾可還穿着夏服。

數時間以後，瑪爾可冷不能耐了。不但冷，並且幾日來的疲勞也都一時現了出來，於是就朦朧睡去。睡得很久，醒來身體覺凍，精神不好過。漠然的恐怖，無端襲來，自己不是要病死在旅行中嗎？自己的身體不是要被棄在這荒野作鳥獸的糧食嗎？昔時曾在路旁見犬鳥撕食牛馬的死骸，不覺背過了面。現在自己不是要和那些東西一樣了嗎？他在暗而寂寞的原野中，爲這樣的慮憂所纏繞，空想刺激他，使他只見事情的黑暗部分。